



【浮生】

听姥姥讲故事

□岳程夏

我自幼便是个故事迷。那时没有电脑,更没有智能手机,家里唯一那台电视机被视若珍宝,除了晚上看看新闻,平时都舍不得开。但这没关系,我有姥姥——她就是我的“人形故事库”,肚子里装满了戏剧、小说和寓言,要什么有什么。

六岁前,我几乎都是在姥姥家长大的。那时不上幼儿园,日子悠闲却也寂寞。每天最幸福的时刻,就是听姥姥讲故事。每当姥姥忙完家务,刚在床上半躺下,我立马丢开手里的布娃娃,骨碌两个滚儿,就蹭到她身边,像只小猴似的攀上去,挤眉弄眼地撒娇:“讲个故事儿!”姥姥总会仰起脸,无奈地扁扁嘴,半真半假地抱怨:“哎哟,哪来那么多故事啊?”

也难怪姥姥诉苦,那时的我确实不好伺候。因一开始听的就是大禹治水、刘邦斩白蛇这类历史故事,口味早被养刁了,什么“兔乖乖去熊宝宝家做客”一类童话根本入不了耳。早在“菜单式”培训这个概念出现之前,我就无师自通了“点”故事的本事——今天要听和古董玩器有关的,明天又要听民间神话。最苛刻的是,故事绝不能重复,除非我主动要求“再来一遍”。像我这样挑剔的小听众,恐怕不多见。

幸好,姥姥肚子里的故事,远远超出一个四五岁孩子的想象。大多数时候,我的愿望都能被满足。想听古董?有《一捧雪》《锁麟囊》;要听传说?那就讲《宝莲灯》《封神榜》。讲的人绘声绘色,听的人津津有味。

姥姥不仅会讲故事,更会挑故事、解故事。她把《东周列国志》《三国演义》这些对孩子来说过于深奥的大部头,像京剧折子戏那样拆成片段,从“烽火戏诸侯”“桃园三结义”讲起,一直讲到秦统天下、三国归晋。

她也给我讲《西厢记》,却不重点讲那些小儿难懂的儿女情长,而是说张君瑞救崔莺莺一家于匪围是“侠”,杜确为朋友一封书信出兵是“义”,红娘不顾家法成全有情人是“美”。说到崔老夫人许婚又悔婚,姥姥点评:“当娘的都想给闺女找个好人家,换了我也是。可一开始就不该轻许诺言——将来你记住,要么不许,许了就不能反悔,否则就是打自己的脸。”她甚至不会刻意替小孩子避讳所谓的悲剧,还给我讲《窦娥冤》。

后来我上学了,不能再天天赋在姥姥身边。但每到周六,一放学我就直奔姥姥家,人没到声先到:“姥姥,有故事没?”边说边推门闯进去。姥姥总是笑咪咪地招手,把我搂到膝上,喜滋滋地说:“昨天看了出新戏,叫《三不愿意》……”一个爱讲,一个爱听,我能在她膝上坐一下午,连爸妈来接都不愿下来。

那个年代还没有“启蒙教育”“寓教于乐”这些说法,可我最初的文学感知、历史认知,正是在姥姥讲的故事里悄然生根。长大后虽未从事文史工作,但这份滋养始终是我生活中的乐趣,也是烦闷时的避风港。

故乡的水土养人,我和院里的香椿树一样,在年年春风中节节拔高。可光阴不饶人,姥姥一年年消瘦下去。当我从外地回到潍坊,才发现那个曾经故事讲不完的姥姥,竟连刚发生的事都记不清了。

于是,我们调换了角色。每天下班后,轮到我坐在沙发扶手上,给倚在靠垫上的姥姥讲故事。《薛平贵征东》《杨家将演义》《明英烈传奇》……我努力回忆她曾讲给我的片段,娓娓道来。姥姥咧着没牙的嘴,眼睛一眨不眨地望着我,不时附和:“对,对,就是这样!杨宗保穆柯寨招亲,穆桂英大破天门阵……”那成了我们祖孙一天中最温暖的时光。

自然法则无可抗拒,姥姥终将一天天老去,或许连亲人也渐渐认不出,连这些故事也会一一遗忘。可我仍愿一遍遍地讲,盼着她忘得慢些,再慢些,愿时光在她身上停留得久些,再久些。

(作者供职于潍坊市财政局)



护工小刘

【世相】

□田秀娟

她手里举着手机,哒哒哒一路小跑着来到我跟前,大概四五十岁,微胖、短发、圆脸,皮肤黝黑,穿一身黑色运动装、黑色运动鞋,斜背着一个黑色人造革挎包,像一股黑旋风。她身上唯一抢眼的东西,是挎包上挂着一个毛线玩偶,花花绿绿的,随着她的动作左摇右摆,有点滑稽。她是我给婆婆找的护工。

“我姓刘,叫我小刘就行。”她气喘吁吁地说。和我打完招呼,她一把拽下肩上的挎包,转身走向我身后的病床。彼时,89岁、神志不清的婆婆正躺在病床上,一只手在空中漫无目的地划拉着。老年痴呆,卧床多年,两次脑梗,N次手术,婆婆的身体已是千疮百孔、孱弱不堪,这次又有了脑梗的迹象,不得不再次住院治疗。病房里床位已满,只能暂住楼道里的加床。

小刘看到婆婆的头老是偏向枕头左边,嘴里念叨着:“大姨,咱不能老瞅一边,多累呀!你看看我,认识不?长得俊不?”她顺手把一卷卫生纸垫在枕头左边,帮助婆婆把头摆正。我说,她谁都不认识了。小刘说:“我照顾的老人,不管他们清醒不清醒,我都跟他们唠嗑,万一哪天他们突然清醒了呢,谁能说得准,是不?”接着,她开始给婆婆按摩头部、颈部、肩膀、胳膊,手法看上去挺专业。老公从家里拿来气垫,想给婆婆铺到身下。因为婆婆的左胳膊上绑着监护仪,右手上扎着吊针,我们七嘴八舌地讨论怎么抬起婆婆、怎么铺上气垫。小刘实在看不下去了,说:“多大事啊?”她一把接过气垫,拽下连着的充气泵,三下两下卷起来,左手抱着,右手比划着,指挥说:“你抱着监护仪,你拎着输液袋,你们俩一人一头抓着褥子角,把老人抬起来,我来铺气垫。”我们手忙脚乱地把婆婆抬起来,只见她一下就把气垫铺好了,动作干净利落,一点也不拖泥带水。

帮我们安排妥当,小刘要打车回出租屋拿换洗的衣服。她说,她护理的病人正好今天出院,接到我的电话,就从另一家医院赶过来了。她知道我们这儿的病人刚一入院,手续多,检查多,需要人手,就打了个出租车赶紧跑过来了。我要开车送她,她一摆手,说:“不用,打车去,打车回,方便。你们先忙,我马上回来。”

她急匆匆地走了,像一阵风。一个多小时之后,她急火火地回来了,左手拎着一个大手提袋,右手举着一杯豆浆。她说,路上堵车了,打不着车,雇了一辆电动三轮车,司机是女的,65岁了。小刘自嘲,她自己就是个话痨,没想到那个女司机比她还话痨,两个人聊得挺投机。女司机的儿子去世了,儿媳再婚,她自己跑车养着孙子孙女,日子不容易。到了医院,20块钱的车费,小刘给了大姐30块,还给大姐留了电话。我说,我给你报销车费吧。她摆手道:不用不

用,一码归一码。

晚上,小刘给婆婆喂了饭,换了纸尿裤,拍背、按摩,忙了好半天。等婆婆睡着了,我和她坐在另一张床上聊天,问她,怎么干上护工这一行的?她说,纯属意外。有一年冬天,她大姐出了车祸,头部重伤,住进医院。她在医院照顾大姐,边看边学,就学了些护理知识。加上她是个热心肠,看着护士们忙不过来,就主动帮忙干活。大姐出院时,护士长对她说,看你心地善良,手又麻利,可以干护工这一行,虽说挣的是辛苦钱,但收入也不低。“正好我家里姑娘上大学,儿子上高中,也没啥事。这一晃,干了快10年了。”小刘说,当时参加护工培训班的有五十多个人,现在就剩两个人干这行了,一方面是好多人受不了脏和累,另一方面是天天跟危重病人打交道,心情受影响。这个活儿,没点爱心和耐心,真干不长。

“啥样的病人咱都见过,啥样的家属咱都见过,这医院啊,就是个小社会。”小刘感叹。她说,前几年,她护理过一个25岁的姑娘,那姑娘骑自行车轧上一块石头,摔成了高位截瘫,不知道换了多少个护工,整天不是跟她妈怄气,就是跟护工怄气,“我们俩也是有缘分,孩子跟我投脾气,我照顾她两年,成了她和她妈的润滑剂。后来她家搬走了,太远了,我就没跟着去。分别的时候,我哭,她也哭,眼泪哗哗的。这个就是那姑娘送给我的。”她抚摸着挎包上的毛线玩偶,“看见这个玩偶,就想起那个姑娘。”

过了好半天,她笑着说:“这些年,我跟着病人,北边去过北京、天津、廊坊、哈尔滨,南边去过三亚,咱也算是个走南闯北的人啦!”我冲她竖大拇指,她脸上乐开了花,感叹道:有人说干护工就是干一天挣一天钱,我觉得不对。是挣钱的事,但光想着挣钱,那就完了。偷奸耍滑的人干不长,早让人家炒了。没有爱心的人干不长,自己就干不下去。人家病人有的不会说话,你得对得起自己的良心。过年过节的,病人家属给我红包,我不要。人家要硬塞,我就给人家老人买点吃的。有人说我傻。我老娘常说,傻人有傻福。

“我这脾气就是直来直去。我不内耗,有啥说啥,说完拉倒。倒下就睡,有事就醒。你说没心没肺吧,咱也能明明白白的。要我说我这脾气,还真是随了我老娘了。”小刘眉毛一挑,有些傲娇地说,“我老娘会‘捏环儿’,就是脱臼复位。经常有人上门来‘捏环儿’,甭管认识不认识,甭管白天黑夜,甭管家里多忙,老娘放下手里的活儿,就给人家捏上,分文不取。”

婆婆住院半个多月,小刘悉心照顾。婆婆出院时,我给她结清账,又把一些营养品送给她,她坚决不要。她在前面走,我在后面目送她。她走几步回头冲我挥手,挎包上的毛线玩偶,随着她的动作左摇右摆,灵动又可爱。阳光洒在她头上、身上,仿佛波光粼粼。

生活的“缝隙”

□琦垚

下了地铁,往家走,大概需要走20分钟的路程才能到家。往常,先生都会在地铁口等着接我,这段时间他比较忙,我只能一个人走回家。起初,听到要一个人走那么远的路,很不情愿,有些闷闷不乐,但也只好如此了。

没想到,当我真正开始一个人走那段长长的路时发现,事情并不像我想象的那样枯燥孤寂,而是充满了趣味和新奇,让人从生活琐碎里跳脱出来,感受大自然,体会到一种独处的快乐和心灵的宁静。尤其是适逢这“数树深红出浅黄”的时节,路边的草木堪比繁花绚烂,又加上黄昏夕照的诗意,还有鸟儿飞旋鸣唱,一双眼、一双耳都觉得欣赏不过来。事先为了应对无聊路途准备听歌的耳机、打算背的几首诗词,都没有机会和理由拿出来。20分钟的路途,成了繁忙生活赠送给我的一段美妙小时光。

最让我惊奇的是红叶石楠。出了地铁站往西,有一段小径,左边是一排悬铃木,右边是一排冬青。如今才赫然发现,走了三年多的小径边,常常视而不见的冬青,突然间变得华丽起来,青的幽静,红的绚烂,在夕照的流光里渐次错落,悠然自在。

我拿出手机扫那红硕的植物,得出的结果竟是红叶石楠。我俯身细细观察那叶、那茎、那杆,和冬青很像,但又是不同的,红叶石楠的叶子比冬青叶大了一圈,身姿也比冬青高挑一些。凝视着红叶石楠,我莫名地欢欣雀跃,就像认识了一位新朋友,心中溢满喜悦。也因此,再出了地铁站往西走的时候,隐隐约约总会有一种美好的期待,遥遥望见红叶石楠安安然然地站在小径边,豁然间心情舒畅、安然踏实。本来沉沉的脚步突然轻快了,飞也似的奔过去,也只是和红叶石楠说一声“你好啊”,讲一讲这一天遇到的开心事和不愉快的事,不管说什么,红叶石楠总是颌首微笑、深深懂得的样子。很短暂的一段小时光,然后就要道别了,但知道红叶石楠明天这个时候还会在这里等我,后天也在,会一直在,一年又一年,陪伴着我们平凡又甜美的生活,便觉得幸福、踏实、知足。

这其实是生活中极其细小的、微不足道的事情,可是,当我用心观察,用审美的眼睛去发现的时候,竟会有许多意想不到的收获。生活并非时时圆满,难免会有大大小小的缝隙,但有缝隙未必就是不好。苏东坡写过一篇《别石塔》,就是以缝隙之美来讲述人世间完美与缺陷的哲理。“石塔来别居士,居士云:‘经过草草,恨不一见石塔。’塔起立云:‘遮个是砖浮图耶?’居士云:‘有缝。’塔云:‘无缝何以容世间蝼蚁?’坡首肯之。”文章很短,但寓意深远。没有缝隙的石塔,看似完美,却不能让蝼蚁在其中生存,实则这也是它的缺憾;砖塔有缝隙,却能给微小的蝼蚁生存的空间。有缝隙看似不完美,却能给另一种生命生存的空间和余地,实则是豁达和通透,懂得生存之道的智慧,可以说是另一种完美。

有句诗写:“万物皆有裂痕,那是光照进来的地方。”也许,正是生活中那些看似不如意的“缝隙”,才让我们以豁达的心态看待复杂的尘世,看到更广阔的世界。